

## 我做、我不做、我重做：路易斯·布尔乔亚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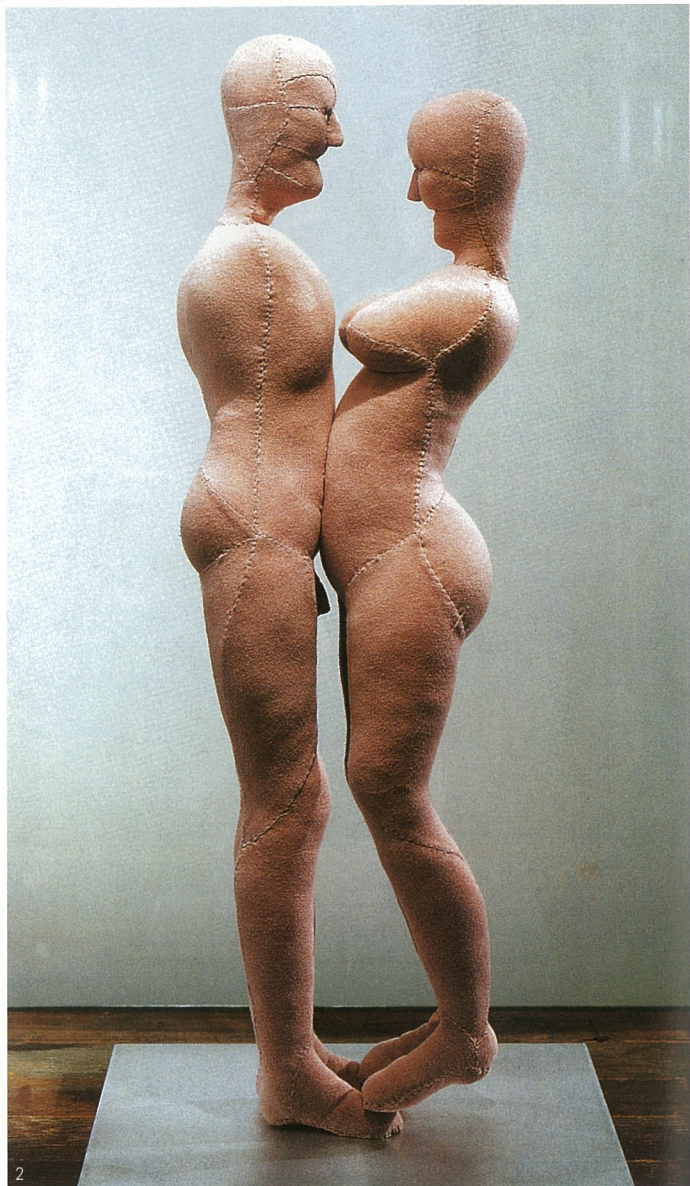
I Do, I Undo, I Redo: Interview with Louise Bourgeois

● 编译：刘娜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u Na

如果能活到90岁，也许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安度晚年。然而，对于年逾古稀的路易斯·布尔乔亚 (Louise Bourgeois) 而言，却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她停止创作、放弃艺术。虽然布尔乔亚已经94岁高龄了，但她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继续着一个生命和艺术的奇迹。

自从路易斯·布尔乔亚的大型纪念塔装置《我做、我不做、我重做》以及蜘蛛雕塑《妈妈》于2000年（雕塑是在2001年的1月和2月）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展出后，她的展览计划就没有停歇过。从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丹麦的路易斯安娜现代美术馆，到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米塔吉博物馆、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美术馆、日本东京的森艺术博物馆，到韩国首尔的三星艺术博物馆，都展出过她的作品，留下过她的足迹。

2002年，布尔乔亚开始着手创作《Ode a L' Oubli》，一系列的手工缝制的图像构成了一本服装书。就像她的助手杰里·克洛维亚所说的，“在这本书里，布尔乔亚将记忆都装进了她的衣服里，希望能够借



此去忘记某些事。”2004年的夏天，《Ode a L' Oubli》的复制版本出版了，并在彼得·布鲁姆画廊展出，获得了很好的销量。

2004年的圣诞节，布尔乔亚在切尔西的住所里度过了她的93岁生日。虽然，在过去的十年中她很少离开那里，但她一直都在通过各种方式保持和外界的联系。在她为新兴艺术家举办的周末沙龙里，她始终都是那么的活跃、敏锐。

去年，布尔乔亚的绘画和雕塑展——“沉默寡言的小孩”，在纽约Cheim & Read画廊举行。展览的作品由多元素的纺织品雕塑立体模型组成，首先展出的作品是一个怀孕的母亲和她腹中的胎儿。这一组作品六个雕塑，表现了孩子从成长到变得沉默寡言的一个过程，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展览馆还特别对这组作品进行了保护。在此次展览中，布尔乔亚的绘画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抽象风格，这些纸上作品同样让人印象深刻。

从2004年到2005年，布尔乔亚的展览——“及时缝合”，一直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包括爱尔兰都柏林现代艺术博物馆、苏格兰爱丁

堡的Fruitmarket画廊、西班牙马拉加的当代艺术中心以及迈阿密北部的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些重大事件无不证明了一点：布尔乔亚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她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始终和世界保持着同步的发展，用她的艺术延续着这段奇迹。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访谈来探究路易斯·布尔乔亚那永不停歇的艺术世界吧。

**简·高登·卡斯特罗：**您近期的一些作品，例如缝合的书、雕塑，以及一些明显运用了缝合手段的绘画。这些作品的创作是否得益于您童年时期帮助父母修补挂毯的经历？

**路易斯·布尔乔亚：**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常常用那些有瑕疵的需要修补的挂毯画画。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让我拿针，因此我小时候从没有做过针线活。现在，我之所以将修补挂毯和雕塑创作的一些想法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在我看来，艺术是一种修补的手段。它可以用来平复生活中的某些伤害，让人们在面对这些伤害的时候不再感到恐惧和焦虑，让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断重新形成一个体。从挂毯中，可以获得良好的艺术史教育。那种17世纪的反映农民生活场景的挂毯是非常精美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种挂毯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非凡的。

另外，我的雕塑不是用布料制作的，而是用我自己的衣服做的。这些我保存下来的衣服构成了一本日记，我记得在哪儿穿过这些衣服，是谁给我的衣服，它们都是有故事的，能够帮助我重拾记忆。

**迈克尔·文努蒂：**您为什么不更多地使用传统的雕塑材料，如大理石、青铜……，而选择布这样易损的材料呢？

**路易斯·布尔乔亚：**其实从本质上讲，我对这些材料都不感兴趣，它们只是意味着一种终结。在我看来，每一种不同的材料都会带给我一种不同的创作灵感，所以我去探索、去尝试、去感受每一种材料带给我的感觉，对任何的材料都不排斥。在很久以前，我就开始用布来做作品了。我试图证明在我离开的时候，它们还会继续存在，所以我将它们当作一种雕塑的新材料来运用。

**迈克尔·文努蒂：**《自然研究》的灵感从何而来？

**路易斯·布尔乔亚：**是垃圾箱触动我创作了《自然研究》。其中的一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兴趣，触发了我的灵感。

**简·高登·卡斯特罗：**城堡和蜘蛛源自您的梦境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作品中的形象和形式并非来自梦境，因为我不做梦。当我着手进行创作时，感觉是首要的。每当这个时候，我会去重温那些令人愉快的感觉，摆脱那些令人痛苦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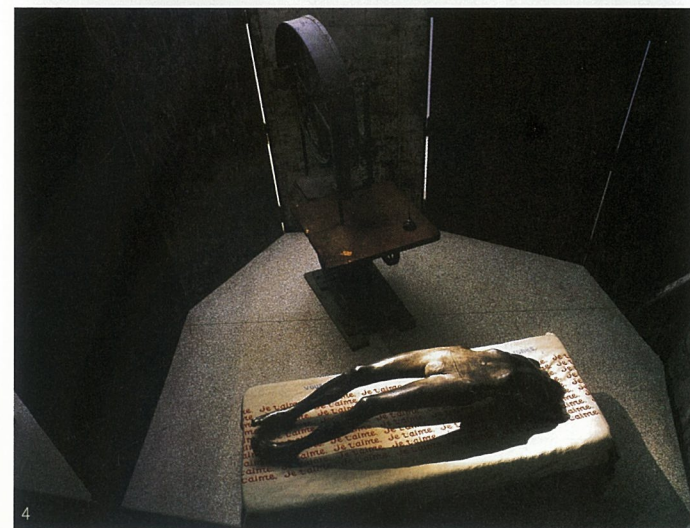
**纳塔利亚·威尔利：**您的作品中似乎运用的是超现实主义的形式。超现实主义是否有助于表达您的视觉语言？在过去，您的经历和想法曾被忽略，那它们又是如何被重新发现的呢？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不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创作方式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另外，我对梦幻的世界、偶然的想法，以及作为物体存在的女人也都不感兴趣。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远距离的奔跑者，虽然很孤独，但我喜欢这种方式。

**俞真姬：**在这个罩子里，三个头的形象指的是谁？

**路易斯·布尔乔亚：**这三个头表现了我的不同面。

**简·高登·卡斯特罗：**最初，蜘蛛是以绘画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雕塑模型的形式出现的？你曾说过，蜘蛛妈妈带着它们装蛋的袋子，在被保护的同时也有死亡的可能。



- 1、沉默寡言的小孩（局部） 综合媒介 路易斯·布尔乔亚
- 2、无题 综合媒介 路易斯·布尔乔亚
- 3、单元 综合媒介 路易斯·布尔乔亚
- 4、单元 VII 混合影像 路易斯·布尔乔亚

**路易斯·布尔乔亚：**在1947年，我曾画过两幅关于蜘蛛的画。20世纪90年代画的蜘蛛是我为了纪念母亲而创作的。母亲照顾我、保护我，是我最好的朋友。她非常能干，十分擅长编织，就像蜘蛛擅长织网一样，于是我借用蜘蛛来表达我对母亲的热爱之情。那件作品是我直接用钢制作的，所以并不是雕塑模型。我希望它们将我包裹起来，保护我。我希望蜘蛛是强大而不朽的，就像我的母亲一样。但我的母亲还是生病了。蜘蛛从一个很小的点上，反映了母亲的坚强，也表现了母亲的脆弱，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简·高登·卡斯特罗：**您在早期，曾创作过房屋绘画，做过家庭成员的雕塑，能谈谈创作这些作品的初衷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那些早期的关于我的房子和家庭的图像，创作于20世纪30、40年代。那时的我极度渴望逃离法国，这些作品正好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川野亚纱：**您如何看待女人这个角色？当我看着那些衣服时，它





们使我想起了社会如何看待女人，想到了杜桑的《新娘被光棍扒光了衣服》。许多您创作的女人似乎是被“俘获了的”。

**路易斯·布尔乔亚：**既然我是一个女人，那么我只可能从女人的角度来谈。我不知道男人是如何看待女人的。在我的图像中存在着一一种矛盾心理：既渴望诱惑，又渴望隐藏，同时又渴望被爱。

**格雷森·鲍恩：**您雕塑的男人和女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做了很多对被束缚在一起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共同存在于一个空间内，互相依附，不可分离。

**简·高登·卡斯特罗：**我曾听您说过，您和您的父亲长得很像，您是他最疼爱、最喜欢的一个孩子。然而，“父亲之死”却是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父亲的毁灭》与“女人双刃剑”系列是不是联系在一起的？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男子气概的人。他对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因此，我不得不摆脱他施加给我的压力去生存。要知道，很多时候，为了生存你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当我母亲过世后，我的世界彻底改变了。我遇见了罗伯特，我后来的丈夫，这是一件让人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我曾多次说过，我就是个制造了一切却又想要逃跑的人。

“女人双刃剑”系列和《父亲的毁灭》之间不存在什么联系。女人双刃剑是一种自卫的象征，因为在很多时候女人都不得不自己保护自己。而《父亲的毁灭》表现的是一种有攻击性的行为的毁灭，是一种夸大的形象。

**简·高登·卡斯特罗：**您写过一篇有关康德和帕斯卡的论文，他们对您的艺术理论有什么影响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几何学对我而言十分重要。在我看来，几何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它反对紊乱，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自从帕斯卡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后，他对数学的兴趣减弱了，转而开始沉迷于宗教信仰之中。这引发了我对创伤的兴趣：当我们受伤时该如何处理，又怎样才能死里逃生。我们该积极地应对，还是选择自我毁灭？

**丽贝卡·惠勒：**在那么多的艺术家中，谁对您的艺术创作影响最大？或者换句话说，谁触发了您的创作灵感？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不从其他艺术家那里寻找灵感。但我非常喜欢波纳尔和培根的作品。

**简·高登·卡斯特罗：**您如何看待父母给您取的名字——路易斯·约瑟芬？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感觉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从情感上讲，我的一部分来自母亲，另一部分来自父亲。

**简·高登·卡斯特罗：**前不久，您用您青年时期的衣服做了一件作品——一个怀孕的母亲腹部高高隆起，可以明显看出腹中有胎儿——您试图用这件作品去阐释母亲和胎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触发了您的灵感来做这样一件作品呢？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感兴趣的是风格。衣服既可以掩饰某些东西，也会暴露某些东西。这个小小的用衣服缝成的形象就象征着我。我的作品就是通过这个可以看得见的孩子来讲述的，这就是我的方式。我的风格。我觉得我需要保护。

**凯伦·帕兹：**您的新作品不只是反映了您自己的童年，也反映了一个女艺术家为家庭和生育所付出的代价，对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新作品表达的是我对今天的看法，我没有活在过去的生活之中。应该这么说，今天的我是从过去一步步走来的。所以，表面上看是在反映过去，而事实上说的是现在。我之所以会在这样的情景下采用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你必须了解你的过去，了解整个发展过程，才能更好地生活在现在。

**简·高登·卡斯特罗：**五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是在五口之家长大的；另外，我自己的家庭也有五个成员。

**简·高登·卡斯特罗：**颜色对您来说，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粉红色象征着女性；蓝色代表着男性，但蓝色也可以代表天空；红色让人感觉很强烈，充满激情；黑色则使人感到忧伤、悲凉。

**简·高登·卡斯特罗：**作为一个艺术家，直觉有多重要？当您开始着手创作一件作品的时候，您知道您将要做什么吗？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一直都说我的创作是一个没有明确目的旅程。在做雕塑的时候，我知道我想要表达什么，我对作品最终将要展现出来的效果充满自信。有时候，我完成的作品呈现出来的效果，正好契合了我最初对它的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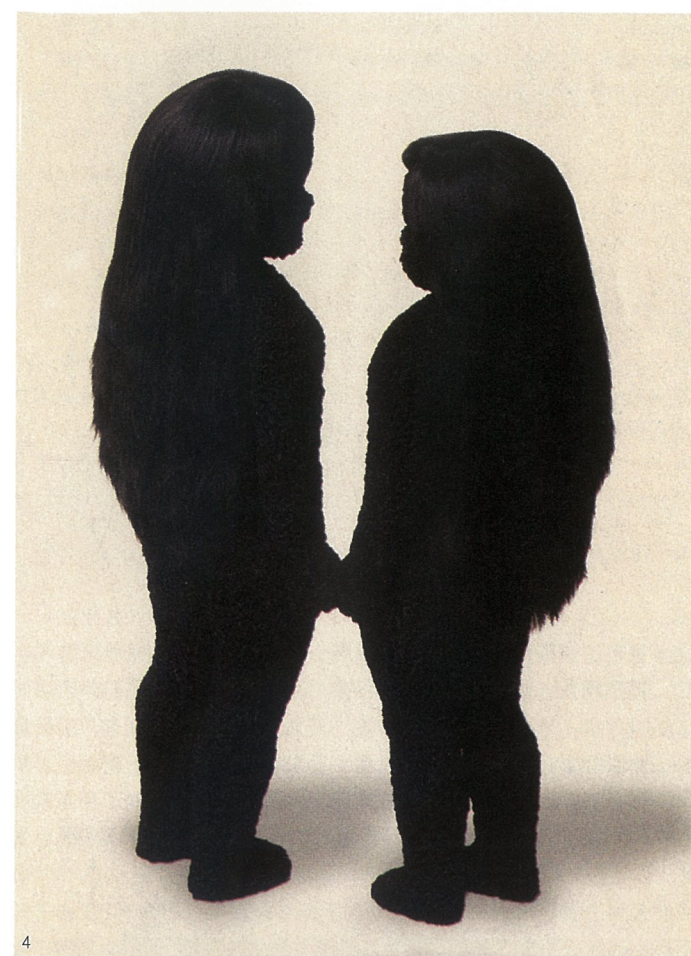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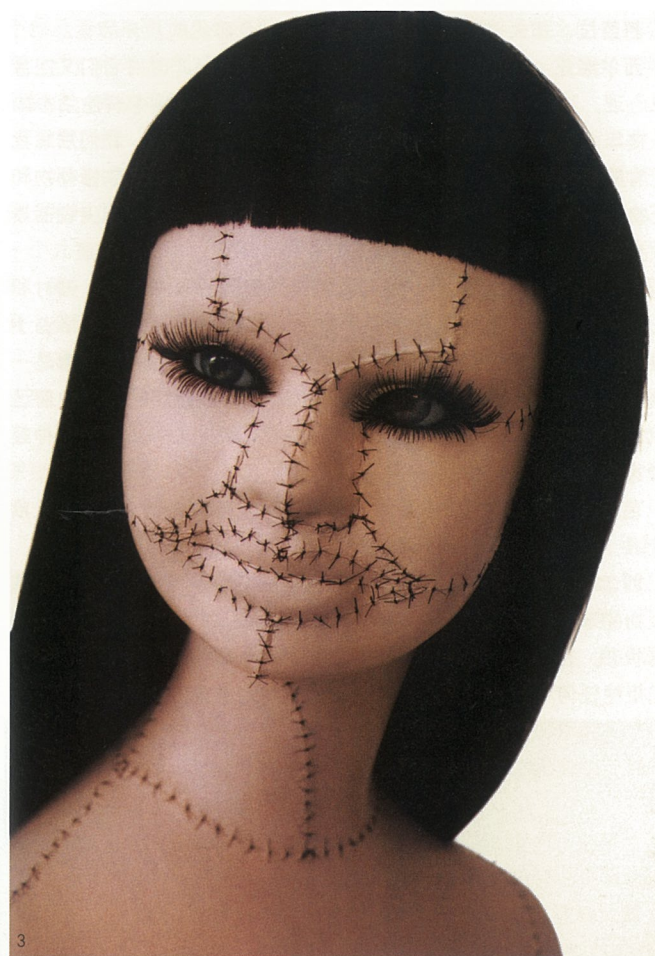
**简·高登·卡斯特罗：**您认为在两性之间存在战争吗？即使他们表现出来的样子是相爱的。

**路易斯·布尔乔亚：**我的大部分作品都会涉及到性别问题。我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很困难，让你自己被爱也很困难。

**凯利·尼克森：**您作品中的形象常常都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的身体，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路易斯·布尔乔亚：**之所以会有这种形象存在，是因为我是一个不现实的艺术家，我没有进入到现实之中。那些遗失的部分是艰难生活的象征，而且这种艰难的生活还将继续下去。

1. 自然研究 雕塑 路易斯·布尔乔亚
2. 女人的家 综合媒介 路易斯·布尔乔亚
3. 近乎完美（局部） 雕塑 西尔维亚·B
4. 无题 雕塑 西尔维亚·B



## 一半是女人，一半是女神：西尔维亚·B 访谈

Between woman and goddess: Interview with Silvia B.

◎ 编译：李芳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 Fang

在荷兰，一提到某某嫌疑犯便会以其姓氏的首字母来代替，以保护他的隐私权。同样，在某个非正式的场合，人们也常常以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或姓氏的首字母来指代全名。而西尔维亚·B (Silvia B.) 却选择以此作为自己的职业专署名，在亲密和陌生之间开发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留地，使我们这些旁观者始终对她的全名无从考究。西尔维亚创办了世界上最小的美术馆——Van Nagsael 美术馆，并在1983年至1986年期间，前往鹿特丹艺术高等专科学校进修服装设计和雕塑。在西尔维亚的艺术生涯中，她以其与天俱来的敏锐洞察力不断审视着社会，不断反思着自己。她将人体和动物以一种迷人的方式融合在一起，我们在被她诱惑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安。西尔维亚最近的作品又向世俗法规和“美的事物”发起了挑战。她就是在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创作状态中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一半是女人，一半是女神的独特本色。

**芭芭拉·S·古鲁莉克**（以下简称芭芭拉）：您的“混种”作品是怎样一种形态，是出于什么考虑来制作它们呢？

**西尔维亚·B**（以下简称西尔维亚）：我的雕塑形象介于男人与动物之间，孩子与玩具之间，在性别之间和年龄之间游走。如作品《近乎完美》呈现的是一个瘦削的青少年，她的皮肤像一些设计出来的玩

具一样，是缝合在一起的，脸上强调的线迹凸显了她那夸大的唇形，这在如今十分时髦。她的夸张做作的姿势，以及由刚刚开始同时发育的男女性特征而萌生出的自我意识，共同营造了一种暧昧的氛围。我非常喜欢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因为怀疑是广泛存在的，它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正如遗传基因的操作、整形手术和人工智能等科学的新发展一样，我把人类雌雄同体的可能性视为时代的符号化表征。

**芭芭拉：**如此慎重地制作作品，您认为是反常的吗？

**西尔维亚：**嗯，我确实想要诱惑人们来接近它们。因此，我努力将雕塑做得尽可能的优美。一旦引起了观者的注意力，那么，引入下一个更令人激动的轰动事件，便成为易事。高度精巧的制作使作品本身不会沦为一种恶作剧形态或催化剂形式。因为，人们在接近这样一种特制的消遣国时，会特别小心仔细的。

另一方面，虽然我应该警惕自己的完美论，然而往往却无法克制，情不自禁。我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比如，我在一篇为作品《极端份子》所作文章中写道，“她的头发中会掺入一坨坨的斜纹鸟粪，身上掉下来的锈粉会覆盖住脚下的人行道。”我不仅描绘出了作品《极端份子》在完成之初的真实模样，也预示出随着时间的流逝的未来状态，一位荷兰批评家为此开怀大笑。